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閩徙温其在永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

冑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禄於家十年以淳熈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禄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輿原公所自為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録公言行一編屬某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晩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姪游以所講聞視今録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孤

泣訴葵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槩納
之幽而狀族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
三大臣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祭知政事辛公以
進及今上時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
所與何如哉方扈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歳
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
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深與人絶短衣幅巾往還
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時記不忘也至其以

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同産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奉郎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璆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霦從政郎新監左藏封樁庫門章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闓之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闓之淳熈二年進士孫五人及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温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蕃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門系皆曰閩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𢡟自平陽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祔也自今國子録讜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棣始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棣季陽子也季陽與蕃仲少小同受學皆不

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中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良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棟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禄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

始念不在官與禄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穿意竟崎嶇銜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惟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曽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棫松棣二女長適項賫幼未

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熈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棣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衍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黄為大余嘗館黄度文叔家得與石
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
則公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
有泉琮然出兩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
以相隱避為娯嬉石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
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午始出户余往來新昌三年
見之如一日葢公之皇考君諱縈嘗葬其親於社潭之
原去家三十里芟舍墓下久之不返公憂懼即所葬皇

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悦安之皇考君終焉凡蔬食

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慕如其

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歎益晚而後入郭

内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

四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縱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

孤元之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於郎柯之陳巖

其弟聲之來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

徐鉞王自中彭仲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

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
死如吕氏父子孫三世亦罕矣宜為銘公諱瑛字德文
以子遇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
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進士奏官其第三
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某咸克家二壻吴敦智
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帔公喜
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一
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侶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説於當世葢釋然有感於二子而歎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

下卿相數十輩皆畧附名申屠嘉後吝不立傳二子特
布衣爾他無所槩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
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
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乾道之庚寅辛卯州
大饑米㪷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遇道殣
即陽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言
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
并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

宗矍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乎朝罷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齋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懐書至榻前奏上上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徼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書生也枉於

埸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亡尺寸之柄而全闔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孫冠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岸由赤岸徙温平陽至高祖始為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賔

客六子冠宏宮容寓定冠進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於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合於夫人之兆武叔少頴脫儁伍慱讀而豪於文長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臧否至衆辱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己之過至於羣居賦詩

飲酒無少長踈戚輒與傾葢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邂逅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

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木亦既可圍褒大之遲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賁其第三子湏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凞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於所居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

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南為輩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皃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過先君子則館於叔父之心遠堂嘗賦

詩焉諸父下世而詩不存其益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為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太師之專也私塲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已公謝不就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炎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塲屋矣以

其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蒙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圃以觀頤名某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乾道壬辰進士雷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某適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從公蕭寺中扣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則應曰大人趣

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衢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處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横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某早衰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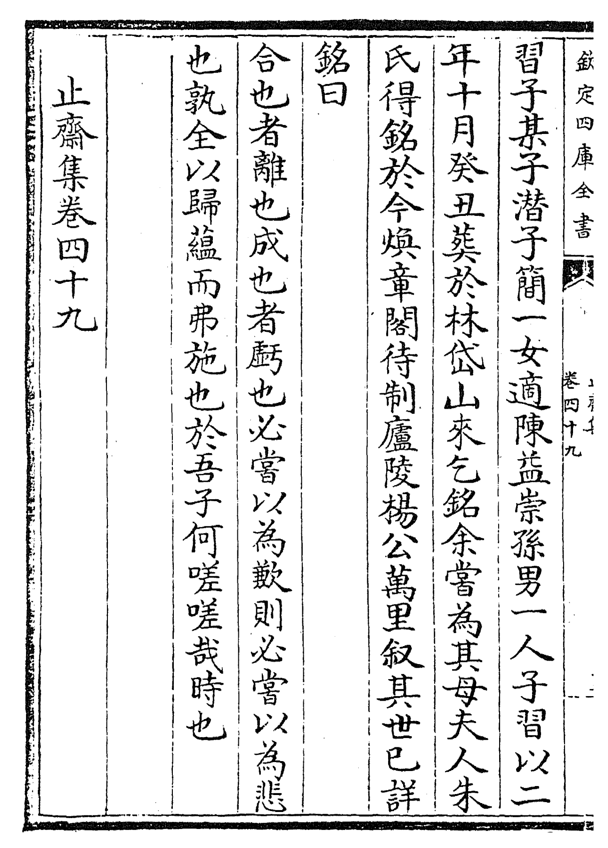
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
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
日奉盥匜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大父彥先墓誌在忠
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少南集中二文
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

懿仲氏令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長頤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僦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

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晷課其經又若干晷課其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撥取其說間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葢晚而後詩寖工懿仲才辯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況務學善不矜衒善褒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況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户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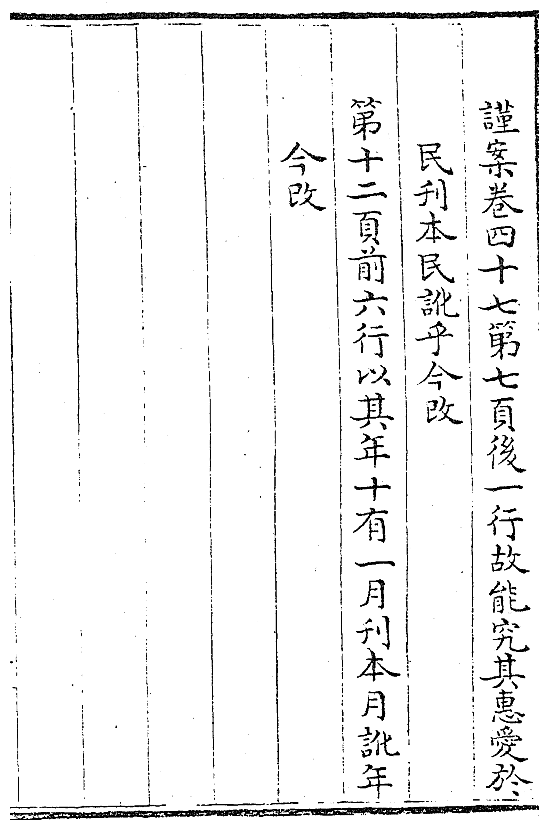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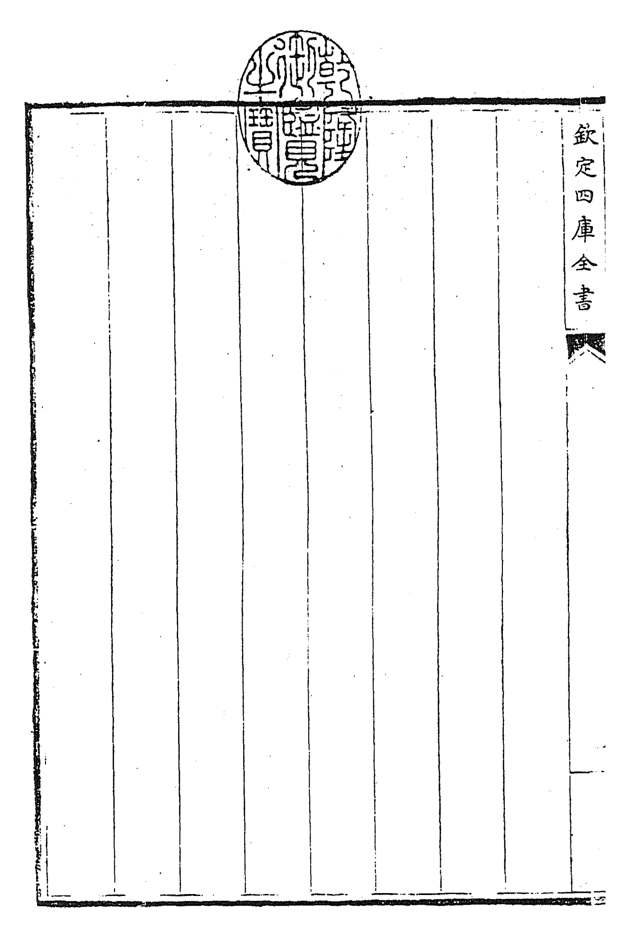
習子某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於林岙山來乞銘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叙其世已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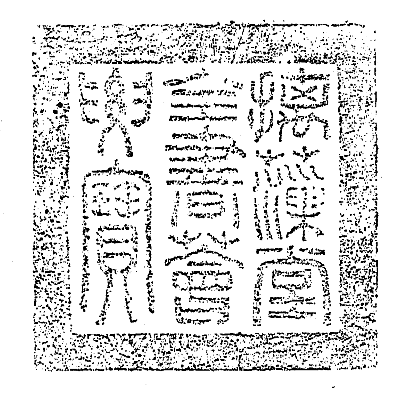
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歎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緼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集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七第七頁後一行故能究其惠愛於
民刋本民訛予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以其年十有一月刋本月訛年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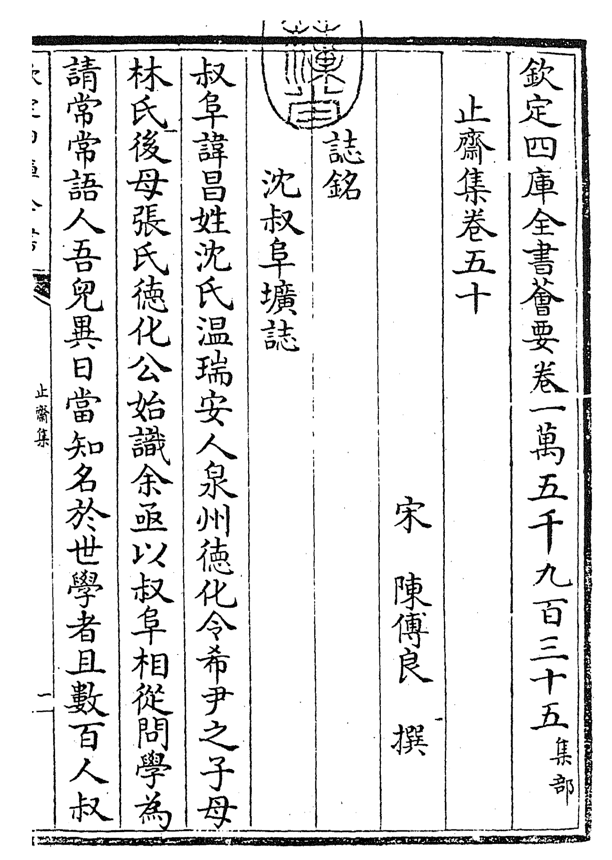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五 集部

止齋集卷五十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沈叔皁壙誌

叔皁諱昌姓沈氏温瑞安人泉州徳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徳化公始識余亟以叔皁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

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迺早夭故沿海制置參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衎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壙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凡七世傳良生晩猶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傅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歳必為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熈十三年

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詵宗澹宗洙宗汾詵早卒宗洙為兄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温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安

仁山之東趾傅良嘗聞之祖妣吴舊廬葢周顯徳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詈不扑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

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簀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

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二女適諸葛誂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於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為六窆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

久以宦游至是而後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至鮮也我畱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翦也

族兄際可壙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温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府君為季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三十有五年供養如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歳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娱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

飦不下咽輒縻匕筯母為之强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紹熈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師魯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元年八月丁巳卒師魯初未得卜藳葬府君於隆平尼院至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甞入太學

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徳足以堪此名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䕶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闕

缺都官為授衡州司户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汚辱混迹於屠釣猝有所動於其中憤惋歎嗟詞氣茀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蕢耦耕之倫皆豪傑

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凡不自
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者
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
中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欣厭彼世所謂夷險名
謗光中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
衆同自衣飯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
之好無或不及於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
三四所以娛朋来間從兩僮篝衣羸粮訪幽人於數百

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月或違雅致亦不黽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别尚須一至永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槀若干卷焚之而後行至則托浄光山踰月迺歸道過姻黨不肯留私

戒其僕曰亟歸亟歸無為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謀强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於正寢是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承事郎竑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進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齡孫峻屺崍女一人松從予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其柩葬於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某自號止

堂居士没之日設榻於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欬赫赫然世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柏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佛之藏也

陳百朋壙誌

陳子端巳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

父於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則又奚辭屬衰惰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壙公諱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巳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遽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壙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

皇祖成子父廷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懐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藺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内舍生髙熈績餘許嫁

進士曾充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温之平陽歸仁鄉晚徙縣之橘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令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學去智為恬假之持久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傅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聚族為學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嚬不茍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室奉母門巷深静升其堂如無人闚其户吟誦琅然者公讌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寄今宗洙是已於淳熈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息浸微急請故公曰子

從吾叔母取筦鑰付吾兒夫人哭方悲亟出筦鑰復命
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退即書案夫人執家政不以米
鹽煩其夫自一七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德多啚
一夕從顧言無趑趄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呼
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
與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
四年十二月壬申葬於嶼山之陽屬傅良之官未及刻
其隧夫人以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

六宗洙以六年十有二月丙申合葬於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至歳

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强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悦先生余雖飯脱粟避寢喜也霖亦特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韋布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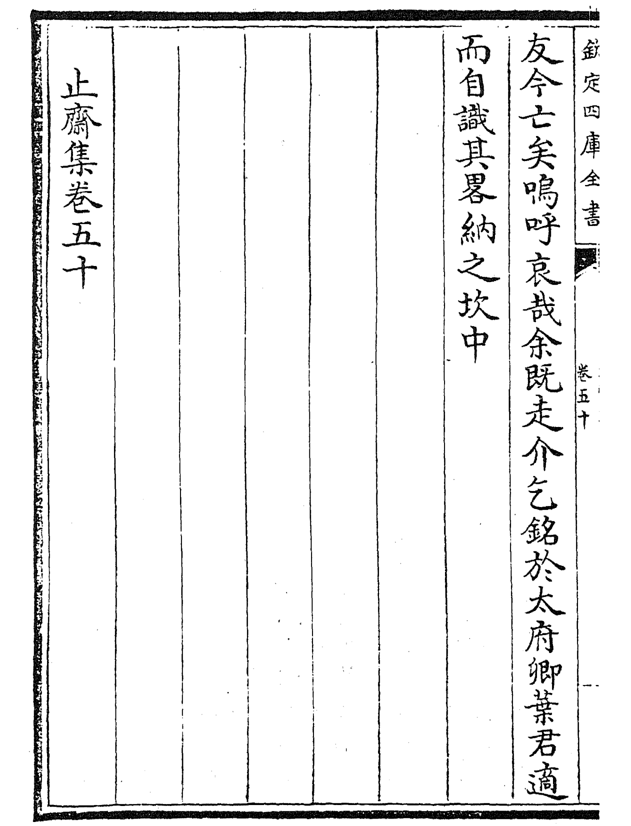
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湮汨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湮汨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

特不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
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
癯癯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
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畧道
其交情以塞在霖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
温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
耶宅此丘者誰耶

令人張氏壙誌

是為陳子傅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録煇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楊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玆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

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熙父故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康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以余兄子師轍為己子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臺評罷食貧歲月視食禄為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所侵未嘗有毫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



友今亡矣嗚呼哀哉余既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

而自識其畧納之坎中

止齋集卷五十

止齋集卷五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强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禄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廣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廣村徙永嘉而光禄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於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歳而孤撫於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

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繹絶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葢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務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爲屬部將有狠訐統制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

政爭不克謝去盡其禄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户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寛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畆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侶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縁畆必不樂曩時王彦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敵犯襄陽而還兵圍蔣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解成閔克蔡蔣兵果遁於是敵東道軍傅合肥王權退次柘皐李顯忠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乘勝拔潁昌道

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雞之棲淮泗虛矣又曰敵空國來寇符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脊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柴棄遷孔子宫避戍將嘉魚壞學宫繕壁壘江湖間稍騖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

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内徙宦江湖者歸孥相望於道公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一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慮幕府官以待叱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遬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

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廪錢乃七十三萬米一伯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敵亮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畧止於沔南矣益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強弱某堪

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録事録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槍仗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為棺賵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尊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

首之射圍毋贅聚其為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籍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醫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砦屋百數區沂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

入之要鈎摭侵姦以除無名之斂諸案事以其劇易分
日久近為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
吏於次抄積不銷為走歷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
鈎考而因察其情民賴其便凡公意趣鄉輒鼓舞從之
豪民衛仲堅王安道吏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
道語人曰失今不為焉能頫首它令創鄂營八百架總
隊請分事公約剪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
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畧求不能得公以誘總首王

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乞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懷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衮職日輕降胡

侍從之虞毬獵固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願陛下以靜養恬畧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寖多有職益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

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
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
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
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
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
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
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
虛稅武昌絶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

而租在永嘉海溢濵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
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
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羣
臣亡將順緝熈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
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
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畧根本
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
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

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畧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

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穌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廣恥道解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

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鋭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衆守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兾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為敬項之乃反覆切論徼功大

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饑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更宜畧

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玆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人姓聞令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

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畧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捌江保巢湖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

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黄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牽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耙鉏鍬钁鐮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每年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

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
為隷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
器用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悉
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迺請還始入臣
白遣數人各試其倫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於
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闊畧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
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
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戶比新戶詭為

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於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諏其故大抵主户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産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

耕何以聚人保境宜合劃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
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
文具総首空設蒐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
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
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聵憒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
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
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
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

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悦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内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愽圖其緒兼聽虚受以通壅閼朝廷正則疆埸理矣惟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囊槖逦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鄉開闔将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曽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

不意一旦孚號揚廷雖出睿斷喜怒氣燄已歸私門齊威之强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洒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敵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

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迺適者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庳陋如故迺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間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

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
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為臣子
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
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旌賞先
是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覲者則曰薛
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
故諱鈌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圻
不明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家分鎮强邊之法曰陝

西為五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蕃族熟戸為之羅落屯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别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衆建鎮守統帥輿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

拘舊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諛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讙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退特温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為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惟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户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税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令監司給歷州

縣以凡日收錢攙實係歷分隸否則效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寖尋於竒羡矣久之乃裒羡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

費彌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
思以寛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强半
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
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摠制之起為錢五萬
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
已重以七分增税為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
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千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旦
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摠制之額其餘為上供諸雜須

錢且患若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
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
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歷分隸庶或可行
不然不敢奉詔版曹恚建郡胥俾持條法詰曹自解公
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苗
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餘萬
自漆差武臣路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
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

合往嵗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嵗十三萬緡七年有㫖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嵗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禄八十有三人闕 𡪞為緡錢二萬明年大郊視進獻賫予之幣齋亦以二萬闕 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鈌緡錢十有五餘萬公曰是雖劉晏將

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它日某官缺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為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

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於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莅事雖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視聽不側欬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筵筆研衾枕屏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

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適
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
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
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葢其
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
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
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
志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於一是

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慱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
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
之嘗掇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
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録有浪語
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
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
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
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畧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

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楪
著譜林勛本政書姚寛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讎為之敘
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說其校
異書必觧剥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
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
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歸公婦行皆
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
能俛聽葢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沄補國學生公以卒後

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於吹臺鄉慈湖之原傅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渴上卒學茆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沓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雩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祖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説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内史恢别

為淛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益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論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婣婭公幼陶染諸公間已歧然度越行輩益自厲讀書著文窮夜旦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州司户參軍闕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黄巖尉復丁母氏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比罹兩喪謂禄

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儫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迺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卹政為守者率需公至為方畧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

千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眎疫丙戌埋骴乾道之庚寅辛卯食饑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援福之長樂薄公重違吾黨意强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閱人熟不輕以獄訟畀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府意所疑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

晩得士禮以已敵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或為不義必反覆鐫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塵塵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修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淳忠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徤字余輒從旁欵公徤天德也盍求其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固深省

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殁猶校雠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盥櫛已遽索紙書遺友人以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適劉氏娣薛氏妹具有鈌以田若干畆歸之已呼其子耕來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母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荅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

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奉公葬於黄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高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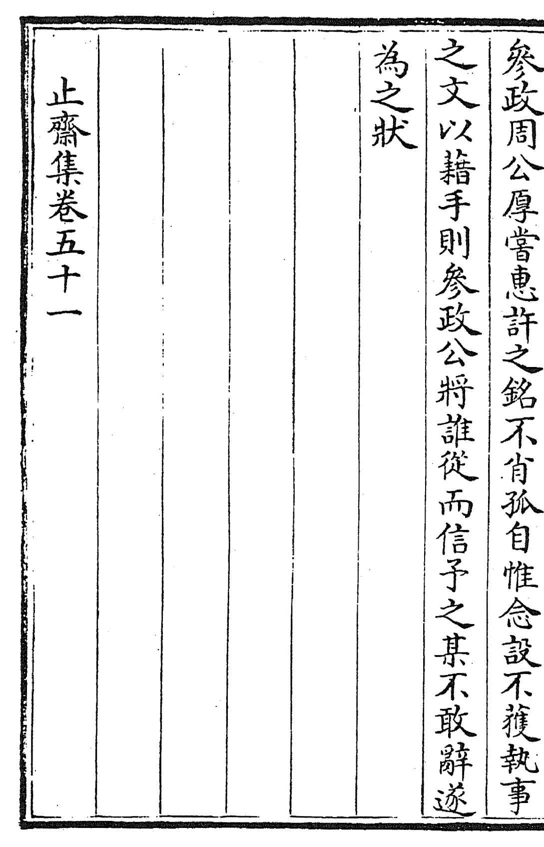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
百里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
翰林公試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
大而城南何氏自諱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為宣和
間進士子達子謨同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
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
令伯益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公卒青田之子叔恍
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益以儒生賦禄三世

矣論之雖緜文詞以孝睦為本徃時金華丞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令青田復早世公撫教其孤如朝請令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違皆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請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闓朝士詣

府稱賀致辭已而顏行前論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闔朝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衆娼忌顧蕲幸其遷官鮮有如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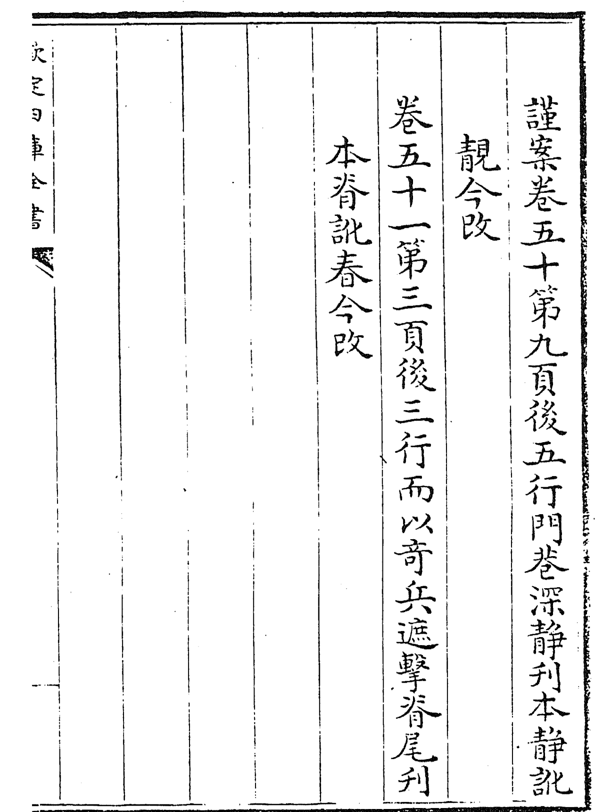
下豐財繕兵甞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
漢宣帝而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
以競進之人為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
在饒州江西諸郡皆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
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所欠為米十有四萬石乞諸
朝有旨予三萬公連奏不已更奏月樁為緡錢十六萬
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疋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
猶自疏力不足救荒當罷去永嘉不宜蠶民歲輸絹以

貿絲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桑土例槩數斂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為問公懈言温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於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里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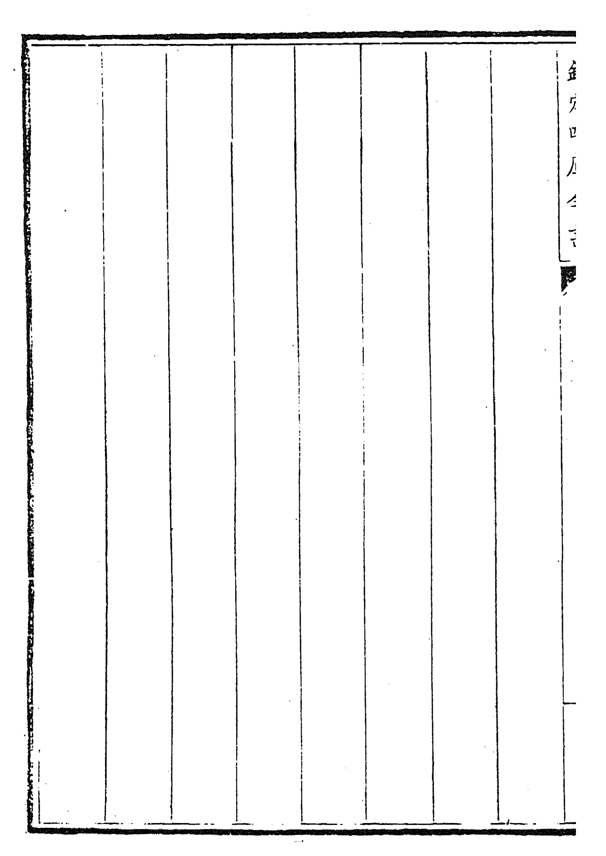
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而信予之甚不敢辭遂為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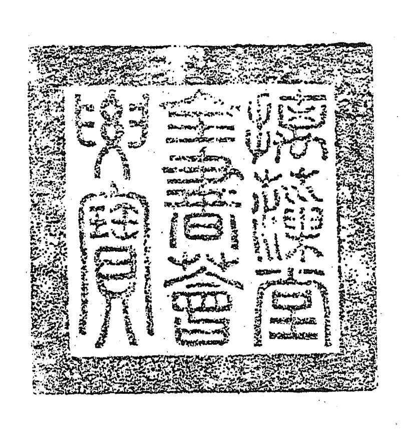
止齋集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第九頁後五行門巷深静刋本静訛靚今改

卷五十一第三頁後三行而以奇兵遮擊脊尾刋本脊訛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